

13.09

栢榮文史資料

黃壽祺



第二輯

884

10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栢荣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柘 荣 文 史 资 料

第 二 辑

11/152/27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柘荣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四月

目 录

畬族雄鹰——蓝阿嫩烈士·····	范执中 (1)
心坚似铁英勇就义——记游春妹	
同志牺牲前后·····	林春明 余世英 (22)
培育人才的摇篮——柘荣一中简史···	陈发光 (27)
柘荣越剧团成立前后·····	叶作楠 (33)
漫话柘荣原来版图·····	刘康华 (44)
柘荣县城是闽东最早的石城·····	陶孝通 (47)
先师陈善臣传略·····	黄寿祺 (52)
回忆父亲生平几件事·····	陈 辉 (55)
柘荣伪警察局策反起义的经过·····	陶宗书 (61)
土匪何金标在柘罪行录·····	刘康华 (67)

畚族雄鹰——藍阿嫩烈士

范 执 中

—

1933年9月，中秋刚过，在闽东深山一个畚族聚居的小村里，传说着年仅十三岁的牧童“失踪”了。消息不径而走，越传越奇，惊动了县城的国民党军、警、地主豪绅。他们似乎嗅到这一带有红军游击队活动，不断派人到草籽坪（现柘荣县富溪乡的一个畚族自然村）来搜查。开始是荷枪的兵进村，捉了几个人，肆意拷打，一无所获，恼怒起来便一把火烧了牧童家的草舍。大火燃烧开来，草籽坪成了一堆废墟。畚民们被迫挑起劫后仅存的家什，扶老携幼，走入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……。

小牧童一走几天，毫无音讯。人们有过种种的猜测，但谁也说不准。小牧童的家人整天伴着眼泪祈祷佛爷保佑小牧童安康。那些日子里，唯有小牧童的二姐未曾落过泪。她记得很清楚，小弟走的前

几天，她俩在山上挖野菜，遇见两个外乡人，讲一口闽东话。在回家路上，小弟流露过想跟他们走的念头。她好几次找到与小弟一起放牧的同伴，想得到一点真情。问钟福娇时，她却吞吞吐吐，欲言又罢。有一回，她先说了小弟走前的一些迹象，福娇才说：“小麻子（阿嫩烈士幼年得天花，留下满脸麻斑）走的那天，我们一块放羊时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红布条，把它扎到破鞋上，我笑他：男童爱巧，难看死了。他却手指西北方向的大山岭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‘我要到那个地方找人，劳你把两只羊交给姐姐。’说完，他就飞快地走了，我大声呼喊也不回头。”小弟到底去干什么？福娇没有讲，但姐姐心里是清楚的。她记起那两个外乡人说过，西北方向的大山岭中是他们活动的地方。她对福娇说：小弟做得对，他是投奔红军去了。

二

早在1921年闽东北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。1930年5月间，燃起了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。但是，连续四次农民暴动，都因经验不足没有成功。失败的革命者，一部分在原地坚持斗争，一部分流亡他乡。不久，这些革命者大都到霞浦县的山区。霞浦，

西临东海，背靠群山，在那些陡岩削壁、丛林密布的山坳里，众多的贫苦群众缺衣少食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这是革命者赖以坚持斗争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。这里还居住着少数民族——畲族。在闽东，畲族只有三个姓：蓝、雷、钟。他们千方百计地掩护革命者，这是因为泄露了革命者的行踪，国民党反动军队就会来这里劫掠、屠杀。畲族人民懂得了共产党人是真理的传播者，不少畲族青壮年和一些上了岁数的人，在1932年9月的福安县兰田暴动胜利影响下，纷纷参加工农游击队，或在当地参加土地革命。

兰田暴动的成功，似驾着春风的野火，遍及闽东各地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先后建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、第二、第十三支队等九支红色游击队。1934年2月14日组建了闽东红军独立团，马立峰同志任团长，党又派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叶飞任政委。

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的成立，国民党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，扬言非斩草除根不可。国民党令八十四师、教导团和省保安队，由福州和浙江的泰顺，分两路进逼闽东，沿途联合反动大刀会、民团，妄图把闽东苏区、闽东游击武装卡杀在摇篮中。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，在特委领导下，与敌人展开了频

繁又艰苦的游击战。以“彭杨红校”优等生赖金彪任连长的十六连，奉命进入霞浦、宁德县境。在当地“红带会”①配合下，横扫民团和反动大刀会。在这个连队里，有个小号兵，背个小背包，斜挎着一支崭新的铜号，显得十分精悍、矫健。三月中旬的一天，十六连辗转来到霞浦县大坪岗附近，得悉这一带麋集着一股反动大刀会，不断骚扰群众，残酷杀害红带会会员和革命干部，还在宁德的官岭、龟山配合八十师、省保安队围剿地方游击队。赖金彪连长决心把它一锅端掉，以长革命群众的志气。

黎明到来之前，十六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直抵大坪岗庄前，一条宽约丈余、水深流急的河流挡住去路。过河的敌人抽掉河面的跳板，认为可以凭险扼守，因此有的拖着大刀进庄，有的走走停停，有的甚至吆喝：“你们敢过来吗？就叫你们到海龙王那里去招亲。”这条河给溃逃的敌人“保了驾”。

十六连的战士和红带队员，苦于弹药太少，谁也没有扣动扳机，只是瞪大眼睛怒骂。有人脱去外衣，准备泅渡；有的拾起大石块掷过去。这时有个小伙子把一丈多的杖刀向河中一插，象撑竿跳高那样，呼地飞了过去。这是谁？这位小号兵一过河，立即吹响军号，许多人跟着疾飞而过。没多久就把

嚣张一时的反动大刀会歼灭了。

战斗结束之后，十六连里，从干部到战士对小号兵称赞不绝，都说：“这个小鬼好机灵，简直身轻如燕，一下就飞过了河。”消息也迅速地向大坪岗四周扩散，群众中传说着：红军真是神兵天将，个个会飞。

这个小号兵，正是半年前在草籽坪“失踪”的畲族小牧童，大名叫蓝吓嫩。当时，他才满十四周岁。

三

大坪岗一仗，闽东工农红军的军威大振。在连续战斗中，红十六连又相继消灭了大岭、黄岭、阮洋、勇南、柘荣、洋中等地的反动大刀会。整个霞浦县局面大为改观。在县委领导下，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，建立起一批村、乡、区级苏维埃和区委。每一次战斗，蓝阿嫩既是司号员，又是通讯员、战斗员，哪里战斗紧张，他就出现在哪里。以他机灵、勇敢精神，赢得指战员的称赞，说他是“畲族雄鹰”。后来，他被选调到二纵队队长陈挺同志处当通讯员。直到今天，陈挺同志回忆起阿嫩来，总是夸他：别看阿嫩是个一贫如洗的牧童，没念过一天

书，可他传递命令、通知，丝毫不走样。这个通讯员能顶半个参谋用。每次执行任务回来，都有连队情况和敌情捎带着，对于我们这个纵队制订作战方案帮助极大。

蓝雨农同志能够这样做，靠的是什么？正如他在当了营、团指挥员以后常说的那样：我当红军，是为挣脱贫穷的枷锁。这不是为了个人，是为革命，为全人类的解放。他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，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，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。从一个受地主剥削、鞭撻的牧童到团一级指挥员，十五年征程，他用言行谱写了自己光荣的历史。

调到闽东特委时，他当过几个领导的特务员（今称警卫员），总是把关心首长的生活和安全保卫两件事，做的一丝不苟。在工作之余，还抓紧学文化、学政治。不久，特委机关转移到柘洋（今柘荣）一带，这儿离他家草籽坪不远。有一天，特委书记占如柏问他：“你家不就在草籽坪吗？”阿嫩长到桌子一般高时，就在这方圆十几里的山上放羊，对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了。他清楚从驻地到自己家里，用不到一餐饭的时间。可是，阿嫩对占如柏书记的问话感到意外。睁大眼睛直看着书记。一句话也没说。占如柏拉起他的手，说

道：“我们到外边走走。”他俩顺坡而上，来到山巅。占如柏指着山雾弥漫处，说：“那个地方是草籽坪罢！”阿嫩点点头，只管伸长脖颈遥望，他想念父母亲，想念兄姐呵！占如柏对他说：“给你半天假，这就回家去一趟。”阿嫩高兴得忘记是站在首长身边，连声问道：“我马上走吗？”

“这就去！”占如柏又说：“向你爹妈宣传宣传红军是为了普天下穷苦人求解放；向村里人讲讲自己当了红军后的想法，以及这几年的见闻，扩大党的影响。”

阿嫩朝山顶走去。占如柏直到看不见他的人影，才慢步往回走。

十来里路，不费一个小时就到了，然而出现在阿嫩眼前的，是一片劫后惨状。村里只留下东倒西歪的几间茅舍，和一堆堆草木灰。他的家也不见了。阿嫩大声地呼叫着父母兄姐，呼喊放牧的同伴，可是除了山间的回音，什么也没有反应。他用木棍拨草灰，发现一片妇女的衣襟，仔细辨认，正是他妈妈仅有的那件双襟和领边都绣了花，平时怎么也舍不得穿的上衣。那么，一家人呢？是被保安队杀害了，还是葬身于大火之中？阿嫩急匆匆地来到村后乱石堆，寻找双亲的尸体。未见有松土也无坟包。

或许是和族里人钻入深山老林，有了新的栖居之处。再不，是叫敌人抓走了？他寄希望于前者，不再滞留草籽坪，向周围山沟飞奔而去。直到太阳西沉，仍未碰上一个村里人。他明白了，草籽坪的畲民遭了殃。这是敌人欠下的血债。血债要用血来还。他怀着悲愤、仇恨，走回祖坟地，给在九泉之下的先辈墓穴添上几把新土，脱帽行了个鞠躬，默默地哀悼。而后离开了劫后的故土，飞跑着赶回柏洋……。

从草籽坪回来，阿嫩没有把实情向占如柏汇报，他把对敌人的仇恨埋在心底，暗下决心要在战场上多杀敌人，为父母亲、为草籽坪的族人报仇。此后，他工作更加积极主动，学习抓得更紧，与同志们相处更加亲密友好。1936年2月，由于他战斗中英勇顽强，工作上埋头苦干，学习时勤奋努力的优良品质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。

主力红军长征之后，福建省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一举消灭闽东的工农红军，急令八十七师、新十师倾巢出动。一时间，闽东地区大有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势，斗争显得十分紧张。阿嫩想杀敌报仇的时间到了，他向占如柏书记提出：要回战斗连队去。其实，占如柏早已发现他近来的情绪变化，

料想一家人一定遭到了不幸。在那时，谁家有人当了红军，不仅这一家人就得遭难，同村人也要受株连。特委的几位领导尽管舍不得阿嫩离开，最后还是让他走了。临行那天，占如柏似兄长那样指点他：工农红军的每一个成员，不只是因为贫穷要活下去，才参加革命，而是为了在全世界消灭贫困和剥削，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。

阿嫩走了，他带着首长的关怀和期望，重返陈挺同志的二纵队。他随部队转战罗源、霞浦、宁德、福安，直至闽浙边界。在福安境内的茜洋战斗中，他一马当先，挥刀智劈民团小头目，迫使附近的敌人闻风窜逃；由罗源返宁德途中，于华镜大直溪狠击敌独立旅，他率一个班猛打猛冲，直捣敌人老巢；以后，二纵队集中兵力，在古田松洋、西洋和宁德七都、八都进行连续作战，蓝阿嫩勇往直前，多次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……。连续不断的战斗，他经受着血与火的锤炼；从一个战士提升为排长。

战斗连着战斗，闽东工农红军发展了，独立师由原来的三个纵队发展到五个纵队，在恢复老区，开辟新区的斗争中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；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。

四

抗日战争暴发，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改编为新四军。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组建为新四军三支队第六团，蓝阿嫩任五连政治指导员。到达皖南军部时，陈敦同志已率二团东进茅山地区，六团正待命进行军政训练。这个团的干部、战士多为闽东籍人，而闽东的方言既复杂且难懂，有些还夹带着畬族语言，成为进入江南敌后，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武装群众的大困难。为适应斗争的需要，阿嫩与其他一些同志被派往军部教导队的训练班，专门学习普通话。这个训练班的教师，都能讲流利的普通话，尤其是一位女教师，教得认真，加上阿嫩专心致志的学，在不长时间里，他基本上学会讲普通话。阿嫩常说：“当时，我是目不转睛的看着她的嘴巴如何动，跟着她张口发音……”1935年5月，六团由皖南岩寺东进，来到茅山地区。蓝阿嫩同志在频繁战斗中，能同驻地群众交谈，做群众工作，完全归功于在训练班学到的普通话。

部队向上海近郊挺进了。

跨过澄锡公路，来到江阴的黄土塘。不巧，与下乡“扫荡”的日寇遭遇。拂晓时，前卫第五连刚

步进街头，传来一阵密集的三八式步枪射击声。随五连行动的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吴焜副总指挥，大声喊道：“快，占领房屋！”蓝阿嫩同志带着一个排直扑过去，抢占了临街的一线房屋，把机枪架上屋顶，以猛烈的火力掩护部队向河边冲击。战斗正顺利的发展着，机枪手不幸中弹扑倒在机枪身上，射击顿时停止，而日寇的掷弹筒弹连续飞来，步骑枪组成的火力似暴雨倾泻，部队被压在桥边。此时，天色大明，阿嫩冒着敌火，赶到连长身边，接过司号员手中的军号，立即吹响冲锋号，随即挥着卜壳枪率先向敌人冲去，一阵阵排子手榴弹，终于摧毁了敌寇的火力网。被压在桥边的部队，也在庄严的冲锋号声中，从左右侧向敌寇猛杀过去，扭转了三面受敌的局面。最后，日寇以弃尸百余具，狼狈逃窜，六团取得了威震江南的大胜利，五连在连长和指导员阿嫩指挥下，首建殊勋。

“江抗”二路二支队和五路，又在吴焜副总指挥率领下，继续向上海近郊挺进，在加定与活跃在这一带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会合，跨越沪宁路来到一条大河边。一查，是紧靠上海的吴淞江。拂晓，又发现满载日寇的大卡车由上海方向疾驶而来。情况已经摆明，部队闯入了日寇的包围圈内。吴焜副总

指挥当机立断，必须险渡吴淞江。在他指挥下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进入与上海只隔一条黄浦江的浦东地区，与“浦东支队”配合行动；又在青浦的观音堂联系上“青浦抗日游击队”。当晚，分成左右两路向“忠救军”许雷生部出击。廖政国支队长带着五连、六连和两个机枪排的左路，一口气打下几个城镇，来到一个样子很怪的地方。有洋房，有围墙，有大片广场……。在这里，翘首可望见上海。入晚，灯光映满半边天，霓虹灯的光色变幻莫测，大烟囱林立，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然而，她为日本侵略者所占据。廖政国问随行的地下党员：“这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地下党员说：“到了虹桥飞机场。”

“飞机场”？旁边的侦察员有点好奇，“进去看看怎么样？”好些战士也应和起来，廖政国想：既然钻到鬼子的心脏里，敌人不会有防备，一番突击，打他一下倒是个意外收获。他马上交待蓝阿嫩、张锡能、叶克守几个连干：用快速、勇猛的动作突入机场，伺机歼灭敌人。

部队似离弦之箭，迅捷地突进去了。在宽阔的跑道上转了一圈，未见敌人的影子。冲在前头的五连指导员蓝阿嫩好奇地叫起来：“噢！尽是玻璃房

子！”冲进去一看，那些伪警察和办事员睡得象死猪一般，都给战士揪着耳朵从被窝里拖出来，缴下他们的枪，关到一起。搜索前进时，发现了四架停着的敌机。庠政国知道这个情况后，考虑到小部队不宜迎战，即下令收拢，把能带走的缴获物品带着，迅速撤出。又命令火烧飞机。

侦察员们把揭开的汽油筒，一个个推近机身，把汽油浇泼在上面，蓝阿嫩也来了劲儿，和大家一起举着蘸上汽油点燃了的火把掷过去。顷刻之间，熊熊烈火冲天而起。大火染红了夜空，浓烟向四野里飘散。这才震动了守在碉堡里的日寇，却弄不清到了多少新四军，头也不敢向外伸，只是胡乱地打枪。

停机坪上的四架敌机转眼成了一堆废铜烂铁，而庠政国已率领两个连队，带着胜利的喜悦，走在上海近郊的小道上。

“夜袭虹桥飞机场，”鼓舞着上百万上海人民，吓呆了占据上海的日本侵略者。新四军的威名震江南，人民也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。

在江南的一连串战斗中，蓝阿嫩同志锻炼得更加坚强了。1939年10月，“江抗”北渡长江，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苏北挺进纵队，参加了江都大桥战斗、西援半塔集战斗，以及郭村保卫战、黄桥

决战……，由于战斗中表现出色，他被调往二团任作战参谋。不久，又任命为营长。1941年秋，一、二团合并，改任一团二营营长。经历了一年多的“反扫荡”、“反清乡”的艰苦斗争，进一步扩大、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。蓝阿嫩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，也有很大的提高。

这以后，部队有一段短暂的休整时间。蓝阿嫩深感家庭贫困无以读书识字的不足，在这段难得的时间里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，终使自己从一个文盲达到能看懂文件、报纸的程度，还在文化教员帮助下，读了不少文学作品。对矛盾写的农村三部曲：《春蚕》、《秋夜》、《残冬》，体会尤深。在给战士上政治课中，常常运用书里的内容，深入浅出地讲解地主、资本家是怎样靠剥削穷人起家的道理。当时，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报纸《斗争生活》，专门介绍了他的事迹，文章的题目就是《学习模范蓝阿嫩》。

1944年春，出名的苏北车桥战役，一团担任阻击打援任务。三月四日午夜，部队准时赶到芦家滩、小李庄一线，立即构筑工事。五日下午四时左右，日寇五百余，加上数百伪军，乘着汽车，拖着火炮，分两批从淮安、淮阴赶来增援车桥守敌。日